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宋 王昭禹 撰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
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
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乘繩證
反舍去

聲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屬頒之以
給用也革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之象

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祭祀授旅賁爰授故士之
戈盾貳車也乘車也皆有戈盾焉則戒不虞豫防患
者聖人所不敢忽也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
言祭祀授旅賁爰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
之時也若祭祀則執爰而已故士則所謂王族故士
也授以戈盾以其從王亦所以為衛也司兵言祭祀
授舞者兵司戈盾亦授舞者兵以其通職聯事故也
貳車謂副貳之車也有軍旅會同之事司戈盾則授
之戈盾也乘車王所乘之車也司戈盾則建其戈盾
而已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以戈盾虎士則虎
賁氏之屬其徒八百人是已及舍則王所止之地也
設以藩盾所以藩衛之及王行則無所用焉故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

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

中音仲
箛音服

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
矣然後及者擊之戈戰者刺之此司兵之掌五兵五
盾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所
以相為先後也兵以自衛者為先而言戈常先盾者
外內之序也名謂其名號若王弓弧弓之類也物謂
其色若彤弓旅弓之類也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
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于其
守藏出入則掌之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者天
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中春則陽氣方和之時也
弓弩成於秋故中春獻之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
而中秋則陰氣將堅之時也矢箠成于堅故中秋獻
之蓋四時有明法萬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固不
違乎時之序物之理而與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
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

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
矢箛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
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

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授射之射

並食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洽反豻音岸又音鴈使所
吏反枉紆往反絜古結反矰音增第孚忽反痺方二

反散素

旦反

考工記曰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
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
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則王弓弧弓以授
射甲革椹質者以其強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

獸者以其弱也唐弓大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
得強弱之中也鄭氏謂甲革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
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矜侯五十步及射鳥
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
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其矢箠皆從
其弓數也每弓者一箠盛百矢是矣書及傳皆云彤
弓一彤矢百則矢之從其弓其數宜如此凡弩夾庾
利攻守鄭氏謂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近弱弩
發疾也唐大利車戰野戰鄭氏謂進退非強則不及
也八矢之用枉矢絮矢皆可結火以射殺矢鏃矢
皆可伺候射近者矜矢第矢皆可以弋射飛鳥恒矢
痺天皆可以散射是也六弓之名則王亦以其強惟
強然後无所不服謂之王則以威天下為事謂之孤
則以睽孤所利以勝堅為事故也夾庾以其弱惟弱
則不可以獨用而其用亦暫而已謂之夾則以其射
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則如露積之庾

須臾而為廩非可以為久也唐大則以其強弱遠中而中者大之事也唐如荒唐之唐亦以其大故也八天之名則枉取其曲絜取其約矢射以傷物又結矢焉于傷物為致曲也故謂之枉絜矢象焉則其用不可以不約絜之字從契則言約而不渝從糸則言約而不紆也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殺言中之則死鏃矢象焉言候而中也爾雅鏃翦羽謂之鏃蓋厚之也惟厚之是以候而中也矰矢結繳於矢孟子所謂思援弓繳而射之是矣第矢象焉傳曰道第不可行言草蕃而蔽道也以其蔽已以射以己戾物故謂之第矢恒矢則以其用於散射可常用也庠矢象焉以其矢行而卑故也蓋散射用於射禮及習射之時非若火射弋射之類其矢行所以卑也枉矢殺矢矰矢恒矢者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第矢庠矢者弩所用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槩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樞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婢 槩

世反從才用反籠
魯東反更音庚

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弓強則往體寡來體多合多而圓弓弱則往體多來體寡合少而圓天子以威天下為事其弓則至強者也故合九而成規諸侯則以威一國而已故降於天子合七而成規

大夫以智帥人而已又降於諸侯故合五而成規士
事人者也取其捍患以有身而已故其弓最弱合三
而成規夫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陽數
之窮而能變天子制變者也故其數有取於九九變
而後為九諸侯雖有君道其用有所降焉則用七者
取其有所誦也蓋七誦而申為十方七而已則其用
屈而未申矣故賜鉞鉞而後殺賜弓矢然後得征伐
合七而成規固其宜也大夫雖降於諸侯然以智帥
人之大者不可過焉宜遠中而已五者天數之中也
士雖降於大夫然士方志於道數始於一立於兩成
於三亦期於有成而已故以合三成規然皆有取於
規則以規主仁弓以射為事宜本於仁故也句者謂
之弊弓其體曲而可以射物者謂之句則句者曲之
甚也弓以強為上以弱為下則直者善而句者為惡
矣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天子親牽
牲而射示親殺也然殺牲非導之事惟射為可方射

牲則司弓矢共其弓矢矣澤共射楛質之弓矢者謂
選士於澤宮而射也樹楛以為射正而司弓矢則共
其弓矢也選士而必射楛質取其能勝堅然後為可
用故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
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
祭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者大射謂擇士助祭
也燕射者謂燕飲而射也如數者謂如當射者之數
也蓋凡射每人一弓乘矢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謂是已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烏氏所謂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而射烏氏取之
矣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
各以其物色而共之也徒授兵甲之儀則凡頒弓弩
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已田弋充籠籠矢共
增矢籠與籠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籠以革為之
故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而以其矢充實
於籠之中於田弋則共之而已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更謂償之也用於射而亡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償之宜矣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弋扶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箛載其弓弩既射則歛之無會

計扶古
穴反

詩序曰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繕人掌王之弓弩矢箛矰弋扶拾皆選擇其善者以共王用故以繕人名官弓弩皆所以射然用弓以手用弩以足則弓為貴而弩為賤惟弓為貴故凡為弓者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古之制弓字者亦象弛弓之形欲有武而不用也惟弩為賤故張弩必以足而弩之字則以奴以奴為可使而賤故也故凡言弓必先弩矢為弓弩之用故先弓弩而後矢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則睽而通之也故其字從八從十欲覆入之而不用也故其字從入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故其字從一
箠所以盛矢故言矢則先箠然箠所以節矢而矢所服也故其字從竹以箠矐矢則用諸弋詩曰弋鳧與
鴈言其為取之小也詩曰挾拾既次挾右手包指所以開弦也捨者左臂裏以韋為之所謂鞬扞所以遂
強掌詔王射則告王以常射之節也贊王弓矢之事謂授受也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乘車上乘之
車也充其箠則以矢實籠箠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謂收而藏之也詩曰彤弓昭
兮受言藏之謂是已无會計以至尊所用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之也

橐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齎音咨下

同

木高則氣澤不至而橐弓矢之材以木之橐者為之故謂之橐人也掌受財於職金以齋其工者秋官職金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而橐人者司兵之屬官也故受財于職金弓矢箠百工造之在冬官也橐人以所受之財而為之齋以資其直也弓六物弩四物矢八物則弓弩矢所辨之物也皆三等者以弓弩矢箠皆有上中下之制故也考工記曰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是也春獻素秋獻成者司弓矢曰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則矢箠作于春成于秋故也蓋以箠之為物雖微而先王之立法也最備箠雖一器之微皆具陰陽之體一物之成皆有遲速之齊仰必有以得天之時俯必有以順物之理失其時則雖有美材巧工而不

足以為良逆其理則雖有規矩法度而不足以明義
聖作巧創豈能違之乎春于方為東木用事之時萬
物之始秋于方為西金用事之時萬物之所成也素
者未成采之時未成采有始物之象馬故春獻之戊
出丁藏於物為成至於秋則成矣有成終之象馬故
秋獻之蓋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而不良者不得天
時故也作於春成於秋則天時得矣然則先王於春
則圖事染人於春則暴練是亦春獻素之意也諸侯
於秋則獻功龜人於秋則取龜是亦秋獻成之意法
天時也然則先王致嚴於其器使其器可陳又豈徒
哉然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

以待會而致之亡者闕之

書其等以饗工者饗以酒為主所以勞之也工之事雖賤而先王資之以制器亦不可忘其勞也然亦不可以無勸沮之義故書其巧拙高下之等而饗之亦有厚薄之差矣乘其事謂乘其費省遲速以一二三四計之也試其弓弩謂試其巧拙良窳用式以致之也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者饗之厚薄則以其等食之上下則以其功也尤善則賞不特上其食而已尤不善則誅不特下其食而已乃入功于司弓矢則以待頌也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致之亡者闕之蓋橐人受財以齎其上財之出入必有數焉具載於書以待會計而方之則操之以為驗也若夫弓弩矢箠之亡者則闕而不會蓋計其所存者而已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

充革車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茱

使色吏反敦音

對茱
音列

戎右與君同車而在車之右執戈盾以備非常也執
兵被甲以充役使故曰兵革使也詔王鼓以其節贊
王鼓助達之也傳王命于陳中者以軍衆所在懼其
有不聞故也會同充革車者蓋會同王乘金路而革
車從行則充革車之左而弗敢曠也曲禮曰乘君之
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不敢曠左者不敢虛君位也
左必式者不敢安君位也夫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
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考工記曰終日馳
騁左不捷指君而言之也所謂祥車曠左者何也蓋
祥車者葬之乘車曠左所以空神位也盟則以王敦

者盟之事以不協也傳所謂不協而盟是也戎右以禦侮為職故以王敦共敵血王敦者王府之所共而戎右則以之而敵血也王陽精之所生示真精之信由中而出也辟盟則辟啓其載書也盟則割牛耳取血相與飲也牛耳以示順聽然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牛耳主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桃茹鄭氏謂桃鬼所畏也茹苕帚以掃除不祥是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

齊側皆反陪乘之乘繩證反

齊右充玉路金路之右齊所以承祭祀而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記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齊車亦以王未乘車之時立於馬前備驚奔也故祭祀以接神會同賓客亦接人而

齊右皆前齊車也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王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也行則陪乘者謂王既乘而行則齊右在車右為參前也夫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則齊右之嚴于事王而思患豫防无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載輸爾載將伯助于者豈同日而語哉有牲事則前馬者曲禮曰國若式齊牛蓋王于牲事有齊敬之心則必式齊右在馬前備奔驚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右充道車之右道車象路也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以王朝夕燕出入无非道路也掌前道

車則如齊右王弗乘則前齊車之儀王出入則持馬
則如齊右王方乘則持馬之儀陪乘則如齊右馬既
行則陪乘之儀三者皆與齊右同故曰如齊車之儀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者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馬則
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詔王之車儀者道右之貌聖
人達之以為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則无
違而非儀矣方其朝也有所謂朝儀方其射也有所
謂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賓客婚冠以儀而立王
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若記曰不廣欵則口之儀也
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視五雋式視馬尾則目之儀
也顧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于升車必正立而執
綏不疾言不內顧無非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无非禮之動以蹈其安佚无非辟之心以
干其純和道右之詔豈小補哉然聖人之德充實乎
內而輝光發見乎外則其于儀也不期合而合焉又
奚俟乎道右之詔哉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王

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意王下則以蓋從者非特以奉至尊以其詔王以車儀而儀之在物左右前後无乎不在則以蓋從者于下車亦以儀輔正王也然則王之五路而戎右齊右道右有其官矣而祭祀田獵則不言其右者鄭氏謂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王路之右戎路則兼田右理宜然也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音軌

只軌
音犯

五路以王路為大故掌馭王路以祀其官謂之大馭也及犯軼者謂王出郊以祀故有犯軼之事也蓋行山曰跋王將出封土以為山而祭之驅車轅之而去喻无險難也王自左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也新傳云云夫王雖侔神天而宰制禍福然王之所以有福而無禍者亦未始不本於神天之所為故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則幽闇之中固有默相之者矣及既祭也王使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軼謂兩轆也又祭軌軌謂軾前也祭軼與軌既畢然後飲則僕雖與馭並受其福而其所受福者亦固有道矣新傳云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者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則馭路之儀其疾徐進止固有節矣蓋行則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也趨則欲其齊則歌采齊所以節其趨也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和鸞皆金鈴

也驚在衡和在軾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驚之聲所以養王聰而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佩之聲銜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有諸中必形諸外其形化其心與之俱此所以不待矯揉約束而所欲不踰矩歟記言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者蓋誤矣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軻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倅七內反守同

侍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車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

為職而名官曰僕而不曰馭者所以尊王路也戎車革車也而王乘以出則戎僕馭馬倅車副車也戎僕掌其政則凡以正之而已正其服則正乘戎車者之服蓋兵事則韋弁服故也然倅車貳車左車皆副也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儀各有所主也犯軼如玉路之儀者王以兵出故有犯軼之儀田路不言犯軼則以戎路見之凡巡狩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也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

各以其等為車送送之節

王敬賓客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不馭不可以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金示儀之和故乘以接賓而朝覲宗遇饗食皆所以接賓也故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法謂度數儀謂動容蓋王送逆公侯伯子男各以其爵命尊卑之等而為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男五十步與司儀所掌有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法儀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象路道車也巾車言象路以朝而此言以朝夕燕出入則道車非特以朝而王之燕出入亦乘之以王之

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也故所謂朝夕與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之朝夕同也其法儀如齊車則其朝夕也其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與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政以正之令以使之皆道僕之所掌一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令平聲比
毗志反

田路則中車所謂木路以田是也田不以禮則暴殄天物而木輅以明仁之施故王乘木路以田王行在鄙則去節故亦乘田路焉然王之所行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凡民之糶阨無不

調馬則王之所行亦仁之施也掌佐車之政田車之副謂之佐車如卿佐馬常以佐之為事也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于田獵可知矣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國也令獲者植旌則以告獲也旌有折而旌之之意服不氏曰以旌居乏而待獲則告獲者服不氏也令之者田僕也及獻比禽則次其小而數之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者于所是則提之有提而弗棄非厄迫也故提有安舒之意王提馬而走則節之而使安舒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則晉有進趨之意諸侯于王則宜以進趨為事故諸侯晉馳者決圖而去馳驅而亟進也大

夫于諸侯為卑宜以亟進為事故大夫馳尊者安舒卑者戚速其分然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也貳車副車也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也故分公馬而駕之駕謂以軻加馬治謂理其行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校之字從木從交交木為之所以校禽獸校而教之故有校馬此養王馬之官所以謂之校人也掌王馬之政令者曰馬政蓋政所以正之凡差次養乘之數足上毛下六馬之屬則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故也馬之屬既分而不同而所以駕亦異不可以不辨也故隨其類而差次之種馬則小馬之至良而可以為

種者也故王路駕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雖皆良馬而又不及種馬之為尤良也故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道馬田路駕田馬若駕則馬之不良而人所賤者也故以駕役車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而相從故皆曰一物也對毛馬物馬而言之則毛所謂齊毫也物所謂齊足齊力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田事齊足尚疾戎事齊力尚強此其物豈可以不辨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

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乘馬之乘去聲趣倉走反

頌良馬則頌之於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養之乘之然後教也圉師乘馬則一人乘馬四馬也故乘馬則一師圉人良馬匹一人一師則四圉也圉馬而養之者圉也圉師所以教圉人養馬者也三乘為阜阜一趣馬馬十二匹為阜阜所以係馬而養之者也趣馬則趣走以養馬者也詩曰蹶惟趣馬故趣馬下士阜一人三阜為繫則凡三十六匹繫一馭夫則中士一人馬至三十六匹則數指多矣必聯繫而養之故謂之繫繫與九兩繫民之繫同其養馬者又能制馬之徐疾進退使惟我之聽故其官謂之馭夫六繫為廄則凡二百一十六匹所以應乾之策也以其僕屬已有役者以共其事故謂之廄廄一僕夫以其僕屬於人而智足以帥其屬則謂之僕夫馭夫以中士為之則僕夫其上士歟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馬六種分為六廄凡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六廄則王馬之數少備馬故曰成校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

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良馬之數自二馬
為麗麗馬一圍推而上之則八麗十有六匹八師一
百二十八匹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以良馬一種有
四百三十二匹倍三分而言之舉其成數故謂之三
良馬之數也駕馬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
之不良者充役事為多故也因其數之多寡設官以
掌之亦有大小之序故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
中大夫為之其官則為稍尊駕馬則自圉師至馭夫
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
掌其事則官止於中士之馭夫而已以其良駕之不
同設官凡以稱其物而已然趣馬則一馭夫掌之蓋
亦兼總于校人矣五良一駕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
王馬大
備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
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
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臧子郎反扑晉

卜反使所吏反
稍去聲食音嗣

以木為之而有出入者闌也故畜馬之闌與防闌皆
謂之閑防以防外閑以閑內謂之閑與防異矣天子

十有二閑備天數也馬六種者以六馬分而充十二閑也邦國六閑馬四種則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并駑馬為四種也卿大夫有田馬并駑馬為二種諸侯六閑則半於天子也卿大夫四閑則殺於諸侯也此尊卑小大而為之差也詩人以駉牝三千美衛文公以駉駉牡馬頌魯僖公則先王之設官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馬其數至於如此者亦以政事修故也凡馬特居四之一者特謂牝特故詩共姜謂共伯亦曰實維我特特居四之一則三牝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駉也房星為天駉馬資之以生春者生之時也故祭馬祖馬二歲為駒駒弱血氣未定其為乘匹傷之也故執之先牧始養馬者頌馬謂夏始房馬頌之於房也攻特為其相蹄齧不可乘用也馬社謂始乘馬者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廡之時也故祭馬社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也秋物成之時故可臧僕馬步為馬禱行也冬則大閑之

時也故祭馬步講馭夫者五馭有法講其藝也凡大
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謂齊毫也如詩之六月
所謂比物四驥頌之有馭所謂馭彼乘黃凡此皆齊
毫也爾雅言祭宗廟齊毫而此於朝覲會同亦毛馬
者承賓如祭神故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者謂以馬
賜遺而校人則飾之馭者執策而從之也凡賓客受
其幣馬謂諸侯享王庭實之馬也驅逆之車田僕設
之而校人帥之也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以中
國將事於四海故也黃者中之色駒之為物可以致
遠且使人將事貴誠馬故校人飾之也凡國之使者
共其幣馬則或以賜諸侯非特私覲也凡軍事物馬
而頒之則所謂齊足齊力也然爾雅言戎事齊力田
獵齊足蓋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為主田獵非不齊
力以齊足為主也等馭夫之祿者校人之屬自趣馬
至圉師皆有祿舉馭夫以見之也宮中
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田者故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九

宋 王昭禹 撰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說始銳反
治直吏反

一掌贊正良馬者贊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頒良馬而
養乘之則有所正矣趣馬則贊之而已齊其飲食所
以養之使無饑渴害之也簡其六節所以閑之分二
十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
其大有顯以其養而閑之如此掌駕說之頒者駕以
行說以止有勞使之節故以叙而頒之也辨四時之

居治者居謂牧房所處之宜也治謂執駒
攻特之屬也以聽馭夫維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

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相息諒反注同
賈音嫁粥音育

巫通上下為人交神者也巫馬以下士二人為之蓋
以知馬之崇故以巫馬名官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者
馬疾則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其疾之所在為難知
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可驗而療故乘治之乘謂
驗步以知其疾而治之也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
是已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
藥攻馬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
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者攻謂繫而治之也蓋其疾有
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以五毒攻
之也受財於校人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以其賈

粥之以其屬有賈一人以知其直也入其布於校人則以備馬費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

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中音仲

牧人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牧師掌牧地則牧人掌其物而牧師掌其地也皆有厲禁而頒之者有厲以防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頒其地於牧人也中春則陰陽交萬物發生之時故通淫以合馬之牝牡月令所謂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是也孟春焚牧則以除陳草而生新所以備馬食也凡田事贊焚萊則贊山澤之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供特教駘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
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佚音逸
駮音兆

上時
掌反

下士閑二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而名官曰廋人者
廋隱也以閑者馬之所隱故也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則政以正之教以導之也阜馬者養而阜之也佚特
者佚而蕃之也教駮者教而成之也攻駒者攻而治
之也及祭馬祖至圉馬見新經謂之閑之先牧則始
為閑以養馬者也與校人所謂夏祭先牧異矣正校
人員選見新經馬地類也龍天類也馬出其類疑其
龍也故八尺以上則稱龍月令言駕蒼龍之類以此
駕人所賤則人所貴者必高其價以來之故馬七尺
以上則稱駮若夫六尺以上則非龍非駮也適當其

類而已故正名其為馬小大異同則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頒及以為種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覺廐始牧夏房馬冬獻馬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

蓐音辱房音訝茨在私反闔戶臘反

圉師乘馬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以教圉人養馬故以圉師名官春除蓐覺廐者蓐所以藉馬馬既出而除之覺廐以厭不祥所以神之也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夏房馬也房謂之廐以庇之也冬則馬成矣故獻之射則充椹質者謂選士射澤宮也司弓矢共其弓矢圉師則充椹質也茨牆則剪闔者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以蒺藜之生亦可以茨牆也苦謂之闔以判草為苦則用以作蓋也椹質剪闔皆圉人所習也故因而使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故掌養馬芻牧之事圉人良馬匹一人受教於圉師者也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入陳者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則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喪紀之馬遣車所用也圉人牽馬而入陳馬廐馬亦如之則亦牽入陳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閩亡中反貉孟白反畜許六反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土地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掌者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蓋天下之地至廣而職方氏不能躬至而徧曉按其圖以掌之而已大司徒以圖而知天下土地之數則要在於上也職方氏以天下之圖而掌天下之地則詳在於下也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東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夷言其易而無文蠻言其慢而有厲貉言其辨而各戎言其好戰鬪狄言其地苦寒而不火閩以其至治順則開之否則閉之自邦國都鄙以至於夷蠻閩貉戎狄其地雖有內外之殊遠近之別然先王之政由內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一視而同仁徧覆而周被雖分詳畧之異而其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

要不可以不辨之也其利害不可以不周知之也數則一二三四之數謂列而計之也要如月要之要謂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除其害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草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

澁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
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
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
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
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
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

無閭其澤藪曰獫養其川河涕其浸蓄時其利魚鹽其
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
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
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
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厚池嘔夷其
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

五種

會古外反藪素口反區起俱反浸子鳩反湛直咸反又音沈華胡化反圃布古反滎戶局反澁音詐

泉思似反沂魚祈反沫音迷涕子禮反盧維註作雷

雍又如字雍於用反洩如銳反獫音兮紆音迂潞音

路虜喚胡反池徒多反
嘔烏侯反涿郎才反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其才為可用其備為可食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物也職方氏能辨人民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惟知其數要然後可以同其事惟知其利害然後可以同其利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蓋能辨其數要故能作其事惟作其事故能同其貫周知其利害致其利也惟致其利故能同其利此辨九州之國而同其貫利所以在於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之處也九州之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能辨之如此則雖廣谷大川異致民生其間異俗則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而先王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彼其嗜好惡雖不同而同於作其事則一也彼其財

物有無雖不同而同於致其利則一也夫是謂不同而
同之歟然而其山其澤其川其浸則舉其大者如此也
其利其畜其穀則舉其利而宜者如此也山澤
川浸材物之利其產自然賴人力者少六畜五穀之
利有待於人而賴其力者為多故言山澤川浸於民
之前而言畜穀於民之後者其序如此九州之山皆
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王者可以鎮
安其地也揚州山鎮曰會稽昔太史公以為禹會諸
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也荆之山鎮
曰衡山荆正南也地下嶽高如衡適平也豫之山鎮
曰華山以山在華陰指所生物言之也青曰沂山以
沂水出於此也兗曰岱山以易姓則於此告代也雍
曰嶽山以廵所守則於此問事考言也幽曰醫無閭
無閭遼東之地名其俗則善醫也冀曰霍山以其地
名之也并曰恒山并州正北方而北者復命之地也
其澤藪者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自揚之具區

至并之昭餘祁亦各以其地而名之也。以達水者謂之川。其川三江則禹貢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其川江漢則禹貢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其川滎則禹貢豫州所謂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是也。其川淮泗則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是也。其川河沛則禹貢所謂濟河惟兗州是也。其川河沛幽之川亦與兗同者。所謂涇屬渭汭是也。其川河沛幽之川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沛也。蓋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導沆水東流為濟則幽兗皆河沛所經之地也。其川漳則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其川虢池嘔夷先儒謂虢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也。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其浸五湖以至并之涑易者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者也。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荆民之利丹銀齒草豫之其利林漆絲枲青兗之其利蒲魚雍之其

利玉石幽之其利魚鹽糞之其利松栢并之其利布帛以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荆之厥貢羽毛齒草惟金三品以及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草固荊州所產也豫之厥貢漆絲紵紵則林漆絲象固豫之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產之多者而言之也以此推之則九州之男女異數穀畜異宜皆據當時所辨而計之者其大概如是也然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德化之所及以遠為至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州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且禹別九州載於禹貢則堯之時固九州矣至舜分青

為營分冀為幽并則肇十有二州矣至周公時又止於九州而已蓋禹治水之初草木鬯茂禽獸繁殖人民寡矣故止九州至舜時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人民衆矣故分而為十有二州至周又為九州蓋商之亂夷羊在牧蜚鴻滿野雖及周公之時尚如禹治水之初也州或九或十二亦因時而已聖人豈樂改革而好為異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

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大司馬謂之九畿者以施邦國之政職正其地之大小為主故也職方氏謂之九服者以制職貢賦之服王事為主故也惟其施政職正其地之大小故謂之國畿以別於邦國之畿也惟其制職貢使之服王事故謂之王畿以言其小大相維莫不屬於王也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至方百里則百男者蓋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公之封疆方五百里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方百里此廣封也
職方氏兼廣封之地而計之故與大司徒以土圭土
其地而制其域同也夫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而禹貢自甸服至荒服五服各面五百里則凡方
五千里矣周官之制自王畿千里之外由侯服以至
藩服皆方五百里而已以邦國千里之地而以開方
言之則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故封公以方五百里
則四公蓋方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而四公之地凡
面一千里也方四百里則六侯而六侯之地凡面一千
二百里方三百里則七伯而七伯之地凡面千五百里
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之地凡面二千
五百里方百里則百男而百男之地凡面三千五百
里矣合五等之國其地方有七百五十里則千
里之地開方為方百里者百然後足以容之也然王
制言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
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而與周官之制不同者蓋

王制所言者夏商之制也。以周知天下者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之地可以周知矣。凡邦國小大相維者。使小事大大比小。則相維屬而不散也。王設其牧則九州之牧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者。謂此也。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則不强其所不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不責其所不有也。

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故戒以修平。乃守戒以修。乃守則使不至於壞也。戒以平。乃

守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故以攷乃職事有所受而聽上者職也戒以攷焉則慮其有曠職矣有所作而行之者事也戒以攷焉則慮其有廢事矣無敢不敬戒者敬則不敢懈怠而違命也戒則不敢怠忽而荒政也國有大刑者違其所戒則刑之所取也戒以國有大刑則非小常刑而已致其嚴之至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以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故於王所行則先道以帥其屬而巡其前日所戒四方之令也若王國巡狩則衆國諸侯各隨四方分四時而來見故謂之殷國殷國則王亦出而與之會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職方氏亦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故曰亦如之掌客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諸侯殷國其禮亦與巡狩同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

舍

相去
聲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
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
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輔成司徒建造之
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
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
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盡
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馬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
邦國賴之以有其居此豫之利建侯之事也辨土宜
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萬民之賴以有其宅此臨
之容民之事也故巡狩使樹王舍邦國都鄙有其民
居有其民宅然後上得保其居而安其宅故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

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食音嗣

遠方之民則四夷之民在遠方者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來者諭德延譽以求之也致方貢則致遠方所貢之物猶所謂西旅底貢厥獒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猶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為之先也遠方有所獻之物則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享上之誠懷方氏則致之使自至而已送逆之所以送往而迎來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壘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送逆之以為之禮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

懷之也名官謂之
懷方氏其以此與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

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好呼報反

通其財利同其數器一其度量使無異事除其怨惡
同其好善使無異情此所以合之也懷之然後可合
此合方氏所以次於懷方氏之後也千夫有澮澮上
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
往來有不窮之通矣千夫之才謂之財和而制之謂
之利財利出於土地之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
相資通之則有無慙遷而多寡相濟矣十百千萬之
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所用謂之器尊卑異數貴
賤異器無以同之則卑或得以踰尊賤或得以越貴
惟有以同之使無異焉則自一命至於九命者莫非

數之所由制凡用於冠昏喪祭飲食之器者無非禮之所寓物名以明分守以嚴而僭竊之患無自啓矣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寡校以量無以一之則長短有時而不齊多寡有時而不均姦緣以生偽因以起惟有一之而使不貳則民之私欲不得行而童子適市亦無敢肆欺於其間矣然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者記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書於亂臣言同心同德於臣三千言一心則一之然後能同矣一者同之始同者一之終數器度量皆一而同之然以數器比度量則數器尤禮之所重故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也質人曰同其度量一其淳制比淳制而度量又重於淳制故也生於心而有所恨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無以除之則無良者或相怨於一方惡積者或至於大而滅身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敢妄作而當理矣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好出於情而見乎物善出於性

而至乎道苟役物以爲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爲善則善失之竒好僻而善竒則異政殊俗之所由作欲以中國爲一人其可乎故必有以同之然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不殖貨利不邇聲色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竒技者誅被異服者誅靡者抑之使微害者禁之使亡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師儒而教誘協乎上聯之以朋友而講習比乎下諸侯必受命於天子然後爲學卿大夫必受法於司徒然後爲教此以教同其善也事親不孝事長不悌造言而不信亂民而不治則糾之以八刑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學非而博則嚴之以四誅此以刑同其行也惟同之如是則道德奚患乎不一風俗奚患乎不同哉

名官以合方氏殆謂是與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

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先王之於遠方之人民有以懷而來之然後可以合而聚之有以合而聚之然後可以訓而道之此訓方氏所以次於合方氏之後與掌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君所行之政事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作者皆事也政為大事為小孔子問冉有退朝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政事之辨也與其上下之志者上而君下而臣其志皆道焉傳則或出於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於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所聞至於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治矣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於誦皆以告王也正歲則取其可以訓四方者布告之新物謂新所用之物也觀新物則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一歲之所始新物者民情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趣好惡也

然則道四方之政事則將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則將以訓其情誦四方之傳道則又將博衆燬以訓焉如是則既有以訓道之而王之所聞益聰所見益明矣正歲而訓四方則既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又觀新物察其好惡而訓焉如是則四方之遠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正行而道德由之而一風浴由之而同矣夫先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以中國為一人者曾何容心哉置設官屬取四方之善以同之而已必於正歲則以正歲者先王之正也百官當取正於先王則其所訓者非特民而已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苦蛙反

邦國之地域小大廣狹各有形體先王設官以制其形體故謂之形方氏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

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而下逮至於子男其封疆各有
多寡之數形方氏又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則形方氏之所掌凡以成大司徒之所建而已謂之正
其封疆則非特制之地域而已又正之使各止於一
而無侵土攘奪也無有華離之地者折而不絕為華
絕而不屬為離有華離之地則封疆不正使其相絕則
無華也使其相屬則無離也見新傳以小事大者智
也以大比小者仁也仁智交修而不廢此萬邦之所
以協和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
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
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新經云云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

以封邑者遼原

同

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遼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司徒之事而已新經云云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

命慝他
得反

匡之言正也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慝之輕

重也若夫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而已此匡人所以達法則以匡邦國也法即大宰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者是也則即大宰所謂以八則治都鄙者是也八法雖以治官府為主八則雖以治都鄙為主其於治邦國亦如而是而已匡人則用所以治官府都鄙者推而達之以正邦國而已行人十有二歲所以修法則者修此故也而觀其隱者惡之隱乎內謂之隱雖未著而其兆已有可見之迹匡人則觀而知之蓋其職以達法則匡邦國為事其有違法則而不正者推此則其隱可觀矣然觀其隱者亦將以止其惡於方然銷禍患於未萌矣故能使之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蓋偏不正乃至於反陂不正乃至於側無偏乃能無反無陂乃能無側然則使無敢反側乃歸於正直矣邦國無反側之隱而惟正直之歸則又孰敢不來享孰敢不來王則聽王命者亦其常矣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語魚據反
說音悅

夫君者民之唱上者下之儀唱嘿則民無應儀隱則下無效又況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外遠於萬里而王之志意政事苟無人以宣布通達之於外則邦國之遠亦不能無壅遏之患矣此揮人之職所由設也揮之字從手從壘揮之為言取也所壘及乃能揮之取主之志意與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也掌誦王志者心之所之者為志以述志者為言志存於心非言則不見誦志則誦王言之可以見志者也道國之政事謂王國之政事也王國其大則有政其小則有事其政之善則薰陶漸漬出於精神之運其事之善則立作興造形於經緯之際揮人取而道之則天下皆悅首傾聽入於耳而著於心

矣懼其或不聞也又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非獨語之於近也而又語於遠非獨語於寡又語於衆無有遠邇衆寡之不聞則感於此者蓋有謳歌而樂王之德者矣蓋有竭蹶而趨王之治者矣蓋有草自狗之情而不應俟志者矣蓋有違播告之旨而罔不是孚者矣所以能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也和則不乖其所為說則喜生於心悉皆延頸舉首而面於王矣又安有僞從而不誠慕面草而不心服者哉然匡人之與擇人二官亦相待而相成必匡人能達邦國之隱而勝之然後擇人能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矣擇人之職序於匡人之後厥有旨哉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政音征

司馬掌政之官而凡車馬兵甲之事屬焉先王之政豈特施於近而已雖遠而邦國無所不施又況三等之采地列於王畿之四方而政之所施其可後乎此都家司馬之職所由立也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兵甲之戒令者士謂公卿大夫之子謂其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謂其庶而未命者也及其衆庶則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以國法掌其政學則以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而掌其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蓋學所以致其道以道而施之政則物奚足應事奚足治哉此君子所以學優則仕學古入官而子產亦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苟為安此則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此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以聽於國司馬者則以所掌者車馬兵甲之戒令故也國司馬謂大司馬兵甲之法出於大司馬故都司馬聽之家司馬亦如之者都司馬掌大都之士庶子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

已事而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

十七

周禮詳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

宋 王昭禹 撰

秋官司寇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蓋德禮者治之本刑政者治之末末所以輔本也惟其任末而不知本此民所以至於免而無恥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政刑

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舜命皋陶為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則刑以懲寇為急也然立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

重典

詰起
吉反

掌建邦之三典三典即太宰所謂刑典也合而言之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之不同故曰三典

以佐王刑邦國詒四方者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
夷邦國政之所加故曰刑邦國詳於近故也四方則
有威讓之令有文詒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或
增修於德而已故曰詒四方畧於遠故也太宰刑典
言以詒邦國以刑百官而大司寇言刑邦國詒四方
者太宰之於刑建其書以道佐王故詳於內而畧於
遠也司寇任其事以法佐王故詳於外而畧於近也
此所以不同刑新國用輕典者舊染汙俗不可疾正
姑徐教之則以其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宜以柔道又
之也刑平國用中典者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
服莫不辨治則以其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平直
又之也刑亂國用重典者蠲厥渠魁滅其強梗以威
克愛以義勝仁則以其頌昏暴悖不可教化宜以剛
又之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謂此也然則治
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
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缺成之

俗有缺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於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也三德所以趨時三典所以立德先王何嘗容心於其間哉猶之權衡應物而已然則先王之制刑罰一輕一重非持此也有權一世而為輕重者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謂也有權一人而為輕重者書所謂上刑適輕下服是也有權一國而為輕重者司寇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之類是也呂刑之言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言有倫正謂此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

上愿糾暴

守劉音狩愿音願

野刑施於六遂者也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官刑施於官府者也國刑施於王國者也

野刑所以弼事也民知即功則事官之事成矣力所以致功也故所尚者功而所糾者在力軍刑所以弼政也而下知用命則政官之政成矣守所以致命也故所上者命而所糾者在守鄉刑所以弼教也民知務德則教官之教成矣孝所以致德也故所上者德而所糾者在孝官刑所以弼治也官惟其能則治官之治成矣職所以致能故所上者能而所糾者在職國刑則正以刑為主也以教祇德而使之不競而已豈徒以鞭扑殺戮為事哉故所上者愿而所糾者在暴蓋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凡此五刑以六官攷之而不及於禮者蓋禮之施於萬民者在教而已謂之糾萬民則刑之所施以賤者為主故也先野刑而後至於國刑者刑之所施先遠而後近先外而後內與書序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

以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

出園土者殺

罷音皮注下皆同
真之豉反又音示

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園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園獄而謂之園土有生養而主乎仁之意非苟真之也罷民不能自強以禮者也故有至於罪以至於罪而害人唯其過矣故寘之園土凡以聚而教之也施職事馬謂以其所能役使之也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強以明刑耻之謂書其罪惡以著之於背也所以污辱之使知自好彼知自強則厭勞苦而思就顯榮矣則向之失者今也皆洗滌自新遷善徙義斯釋之可也故其能改者反於中國方其寘之園土猶外之中國也其能改者出之而無復園土之拘制所謂反之於中國也且其收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於園土及其能改亦不可以一日而足故不齒於倫類者三年三年

無違亦已久矣則歸之倫類以序之而復於平民也
先王於罷民宥而教之可謂至矣然有不能改而又
造焉者殺之可謂義也故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聚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也圜土之法一設而
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欲遠罪遷善哉其不能改
而出焉者固無有矣特其立法也詳而曲為之防及
此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則方彛之時以流宥五
刑輕者外之中國也囚之圜土其意亦猶是與然時
異則法異此其
所以不同與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

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
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
禁矣入束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直行者也不
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不直知所懲則訟何患於滋

而不禁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為主也其
來自外受之自內我無加損焉因彼而已書曰兩造
具備師聽五
辭此之謂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劑子

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
事於訟訟而不已者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

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兩劑書也兩劑彼已
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
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
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為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

日而後辨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
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見類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
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
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

而舍之

桎音質梏古毒反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嘉者合禮之善也罷民不能
自強以禮坐諸嘉石以辨治之則使之自省而克己
復禮也圜土之聚民謂之害人則以其己麗於法也
嘉石之平罷民謂其有罪過而未麗於法則其得罪
差輕於圜土也餘見雜傳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

惇其營反
長丁丈反

肺之在五臟其情為憂肺之在五官其竅為鼻惇獨老幼所謂窮民也以其憂在乎內而不能自達則立於肺石而達之則窮民有所信矣夫惇獨無助而可証老者無力而可侮幼者無知而可罔為之長者至不敢廢也其事益有助焉堯之不虐無告又玉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意蓋亦如此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夫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歲終亦有所改易正月之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蓋先王雖原

情以定罪據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為之變通矣嗟
嗟之明罰勅法責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
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
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
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為事故也其布刑也亦與太
宰之布治司徒之布教司馬之布政同意且民不可
使覲刑先王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蓋先王之法若
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陷於
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
象者凡使民知所避而已豈覲刑之意哉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

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約於妙反
會古外反

司民之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所謂
謂邦國之大盟約者此也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

盟約以質信則亦一成而不可變也故大司寇蒞其盟書違盟約則刑所取亦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保藏之與寶鎮寶器民數穀數同也古之盟也必質明神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則盟約之所主天寔司之也太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司約之言六官辟藏亦謂此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斷丁亂反
弊必世反

凡有情者不能無爭凡有爭心者不能無獄訟雖賤之異執尊卑之殊分是非之相攻利害之相仍爭而不已或至於訟訟而不已或至於獄先王為之剖決不啻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者蓋各以其事類定而

已六典所以待邦國之治諸侯強大其獄訟難定故以邦典定之八法所以待官府之治云云見新經一之使不亂者定也辨之使有分者斷也因而治之者弊也弊詳於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故言斷萬民則卑賤其治之為愈詳故言弊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泣戮於社凡邦之大事

使其屬蹕

享普庚反又普孟反蹕本亦作趕音畢

奉犬牲各從其類新經云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於百族者精意以享謂之禋戒之日謂

散齋也百官則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太宰之祀五帝則戒百官大司寇涖之而已至於百族則大司寇又戒之也吾王方致其精意以交乎神則百官之執事百族之於祭可不致其嚴乎記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所謂百姓則百族也於百官言誓於百族言戒亦互見也夫精禋之所盡主之心進於道矣誓戒之所嚴臣之心進於禮矣誓之至矣有不用誓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慢誓者焉戒之至矣有不用戒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弛戒焉必使司寇涖誓而斷焉則致百官百族於刑之中義也且夫莫親於王猶親立於澤中以聽誓戒況夫卑之為臣屬者乎莫卑於遂師於祭祀且猶審其誓戒況夫貴之為官族者乎惟其如是然後可以佐王之禋祀也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者有在於此蓋治教之官佐王以道於所事意不期精

粗焉刑官以草污瀦而除之則致意之精正在是也
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者納亨則受牲於鑊以
亨也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方是時也治官以宰制
斟酌贊王而刑官先焉俾王從欲以治則刑先之而
四方莫不順從無敢慢故也太宰稱祀而司寇稱祭
之日者宰天官以道佐王事神故稱祀刑制人之形
焉故稱祭奉其明水火者明水謂以鑿取水於月也
明火謂以燧取火於日也新經云云書曰明清於單
辭此以刑官明清之事也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
如之與大祭祀前王同義亦期於無刑之意也大軍
旅涖戮於社者弗用命戮於社涖戮刑官之事也凡
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止使人毋敢干焉刑官之事
也蓋先王之用刑亦使人易避而難犯刑官之佐王
亦以是也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事在國中而
已大司寇言邦則非特國
中也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王朝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詢事之朝也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民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為主也國危則謀安矣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矣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矣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

也新經云云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則先貴後賤先上後下謀在衆也志在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

有罪不即市

訊音信

五刑則司刑所謂墨也劓也宮也剝也殺也聽訟則其是非曲直能審能克也能聽獄訟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於法以附於刑也既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之恐其非心服而從也新經云云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卷三十

蚩蚩之民汨於利害之塗域於是非之境爭心不已
至於獄訟先王於訟則聽之以兩造於獄則聽之以
兩劑善良於此欲以正勝姦偽於此欲以幸免彼其
正勝幸免之心藏於深情厚貌之際必也以言訊之
以情求之其聽有五而大概以辭為主蓋心者形之
君辭者心之聲心聲發於中而不能掩之於外其情
安能度哉此所以合氣色耳目之聽而同謂之五聲
矣其辭信矣則色定氣舒耳目之視聽不亂其辭偽
矣則色變氣短耳目之視聽皆失以此聽訟則民之
情偽尚安所逃哉惟皆以辭為主故一曰辭聽聽其
辭而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也彼脅
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則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
得其心矣故二曰色聽以色為未足又察其氣以氣
充於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慙於心則氣為

之餒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故三曰氣聽耳目者心之樞機則心之情僞亦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探其本而言之則惟耳本於立始而先五官而生即其用而言之惟耳為能無待而先五官而聞故天一生水而耳屬之地二生火而目屬之此所以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新經云云親謂王之親族也故謂王之故舊也賢謂有德行者也能謂有道藝者也功謂臣之有大功者也貴謂臣之有爵位也勤謂羣吏之勤於事者也賓謂四方之賓客者也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

例以國之賢能則不可以與庸常同科有功則或以掩過在貴則不可以遽凌辱吏之勤勞則不可以沮抑吏之尊貴則宜有以優異此所以用八辟以議之也然以臯陶為士而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必至薄海而逃然後可其議之大概可知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七賜反斷丁

反亂

先王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與其有不辜之殺寧有不經之失故民之麗於刑而在所棄者猶不忍置之死地尚冀有以生之焉此所以用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也刺殺也訊之於臣吏萬民衆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則殺者非我因彼而已如刺之於物物觸之而後刺其刺無不當矣故不曰殺而曰刺必曰三刺而後斮則凡以求其事實而已中者事實之書也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以宰夫攷之羣吏非大夫以上則所謂羣臣者大夫以上也羣吏者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然後訊萬民者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之所刺宥司刺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聽民之所刺則衆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聽民之所宥則衆人皆曰可宥然後宥之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則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入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已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

貳之以制國用

比毗志反
上時掌反

及大比謂三年大比也以三年之久而民之生死登
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登民數焉生齒則有食之端
有食之端則將任之以職故自生齒以上登其數登
於天府則寶而藏之也民數有多寡則利之繁省亦
可知矣蓋民之犯刑以其貧民之貧則以上賦歛之
多不知事為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以
制國用蓋國用以賦歛制之賦歛之多寡以民數制
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於歲之秘制國用者冢宰
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
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其財用故
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
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

事使其屬蹕

鑊戶郭反
蹕皮亦反

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新
經云云蓋木仁也火禮也以木爨火則以仁出禮也
鑊義也水知也實鑊水則以知充義也舜戒臯陶曰
惟明克允穆王之呂刑曰哲人惟刑則用刑者尤賴
於智此刑官所以責乎以智充仁而成乎以仁出禮
之事也蓋禮與刑相為表裏失禮則刑之所恥也以
義用刑者苟無智以充其義則輕重失其序淺深失
其量智之於刑其可少乎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
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小司寇非特前王又為
王闕道也亦刑先之意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故

小司寇小師涖戮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言
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
國則主於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
之

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以報其生養之
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
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
天討也人之所為凡以奉成天之所為而已未嘗私
焉有以照之於天也王拜而受則重數也司會冢宰
以制國用而王則圖國用而進退之者蓋圖者圖其
大計也制則事為之備也圖其大計者君之事也事
為之制者臣之事也人君不圖而退之人臣不敢擅

殺物而損禮此無他上之所主者要下之所治者詳故也如此則內史司會冢宰雖事為之制而盈虛緩急之度開闔欽散之權一皆斷於王焉然以圖國用必言於司寇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上用度之侈賦歛之多而已用度侈而賦歛多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曰羣士刑官也刑官謂之士士事也察也治至於用刑非道也事而已直欲致其察故也自士師鄉士而下皆刑官故謂之羣士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也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不疑要其歸則計非不弊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然於歲終令計獄弊訟則計獄者所以要其用而攷之也弊訟者所以革其弊而斷之也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登中於天府刑所以致天討故登於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

慎用
之意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

事

鐸侍
洛反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
令觀刑象則慮其或不見也令以木鐸則慮其或不
聞也刑官聞見之既審而猶有不用法則刑所取也
故戒以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則令於士師鄉
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宣布於四方及邦國矣所宣
布非一國也故言四方與行人言時會以發四方之
禁同意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知所避也有刑必有
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命其屬則命刑官之

屬也入會則會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於秋官言入則秋以入為事也歲會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而先王於刑亦以仁為主故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

於朝書而縣於門閭

左右並去聲

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故刑期於無刑罰期於無罰必輔之以禁使民不犯而後已也禁施於未然之前刑罰施於已然之後禁之所以為仁刑罰之所以為義禁之不止而猶有犯焉然後加之以刑罰以義斷仁也然則以刑罰為正而以五禁左右之來而翼之使無敢犯也宮禁施於宮中者也官禁施於

官府者也國禁施於王國者也野禁施於郊野者也
軍禁施於軍旅者也自宮禁以至於軍禁由內以及
外之序也五刑自野以及國其序與此不同者蓋禁
欲其無犯此其所以異於刑也以木鐸狗之於朝使
之內有所聞也書而懸於門閭使之
外有所見也皆狗而懸之互相備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
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

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誥古報反

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救其怠忽施於事為
之際故以五戒先後刑罰蓋以刑罰為中以五戒引
而導之故謂之先後也先之則若盤庚上篇以戒羣
臣是以誥先之後之則若盤庚下篇以戒百官族

姓是以誥後之也。若中篇誥民我乃勦殄滅之無遺
育則刑罰將致矣。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
退而麗乎刑罰也。以五戒後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
進而麗乎刑罰也。如此則固無麗罪之民矣。誓若湯
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
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也。憲若布憲掌邦之
刑禁是也。新經云云軍旅會同田役則戒之於有
事之時。國中都鄙則戒之於無事之日。毋使罪麗
於民。則軍旅為大會同次之田役次之。先事而戒宜
緩於有事而戒。故國中都鄙又次之。先國中後都鄙
則自近以及遠。與五禁同意。此其序也。然則誓之所
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
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為主。官中官府
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糾也。憲也。亦若是而已
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

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比毗志反追如字又張類反胥如字

又思
叙反

六鄉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疾以往來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比追胥同盜賊之事於是乎作矣以施刑罰慶賞則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掌刑故使之相安而已

若夫相保則教官之事也非士師所及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

令

宮中之政令謂政令之施於官府之中者也士師則掌之邦令施於邦國都鄙也士師則從而致之矣蓋政令也邦令也欲其行而不敢違必使士師掌而致之者以違令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撝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洵工灼反謀音牒撝音矯

終始無虧之謂成八成者以我之法成物之虧而已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法也經治之法在德故德成於此而衆治之虧者理焉正亂之法在刑故刑成於此而衆亂之虧者懲焉邦邦均謂均邦事之輕重緩急所在為鄉背出入者也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為邦賊者也邦謀謂姦人來於外而為謀也賊則逆亂也謀則反間也犯邦令則犯而違之也擣邦令則擣而造之也為邦盜則竊取國之寶藏者也為邦朋則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以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則從而治之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穀不熟為凶凶甚則為荒若邦凶而至荒則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事因而有辨矣故以荒辯之法治焉夫移民則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也通財則若晉饑秦輸之粟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也緩刑則以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也小行人言若國凶荒令調委之則概指諸侯之國也故言國以別邦焉今此言邦凶荒以荒辯之法治之則凶荒徧邦然後以荒辯之法治之故言邦以別邑都焉荒政無糾守而有去幾今此無去幾而有糾守王責諸侯以守故可以去幾邦國為王守則有糾守而已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

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

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

於國及郊野

傳音附約於妙反盞音貫洎其器反又音冀切音機又音奇珥而志反要平聲會古

反外

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也剗謂為之要書也以財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剗然後其實偽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也易之訟言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勝國之社亡殷之社是也故祭則以士師為之尸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故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以燕出入非大事故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盞者沃盞所以致潔而除污穢尸神像也王事神者也沃尸及王盞以

潔除污穢相天及王事者也刑官之事如此故使士
師沃尸及王盥也不言禋祀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
及也洎鑊水者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
終也洎從水從自以物為自而加以水也洎珥釁禮
之事也用牲毛者曰洎羽者曰珥此大祭此又為小
也故士師洎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師其屬而蹕
於王宮者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
也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尊卑之序也大司寇蹕
於王宮則言國邑小司寇蹕國事止於國中故士師蹕
於王宮而已所蹕者彌狹矣禁逆軍旅則使之無犯也
犯師禁戮之則治軍旅以嚴為主也然亦非軍之大
事歲終則令正要會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
故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者國謂王
國郊野則鄉遂也內而王國外而郊野士師於正歲
則帥其屬而憲禁令
亦使之無犯故也

周禮詳解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鈺

校對官中書_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俞泰階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

宋 王昭禹 撰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
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
聽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
刑者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
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

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
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
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
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

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罪者

鄉士掌國中者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者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也遂士掌四郊者六遂之地在四郊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者通掌四郊而分掌其遂也縣士掌野者縣之獄在野也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野而分掌其縣也鄉之獄訟不聽於鄉而聽於國遂之獄訟不聽於遂而聽於郊縣之獄訟不聽於縣而聽於野者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故也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所謂公邑之在郊野者焉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地近則其治也詳故鄉士不特糾之

而已又加以戒焉遂地遠則其治也畧故遂士縣士無所戒也違其縣遂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乎正於五刑又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惟當致明以盡其情而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為之要書將以職聽於朝故也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以其掌者遠故待之欲其久所以慎用刑也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斷其獄弊其訟於朝則王朝所在無所容其私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獄訟成謂獄訟之辭成而無虧也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也協日刑殺則協善日而刑殺之也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欲免之則上之所欲釋之者也於鄉之獄則王親會

之於遂之獄則王令三公會之於縣之獄則王令六卿會之所以聽而議之以遠近為之差也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與邦之大事邦之大役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而其所掌則有尊卑故也三公六卿大夫之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者以公卿大夫教治政事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故也國也郊也野也大事馬則戮其犯命者又欲使之無犯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

士所上治則主之

上時掌反
治直吏反

掌都家之獄訟而謂之方士者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謂大夫之采地都家之獄訟三月而後上於國者則以其所掌又速其待之又宜久也不言朝而言國者以其自有君從而異之也司寇聽其成於朝則獄訟成而後上於國也既成而後上於國而於羣士司刑麗法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人主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也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四人分主一方也以時修其縣法則聞田之

在都家者縣師掌其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而其獄訟則方士掌之故以歲時修縣師之法歲終則文巡而省之以行誅賞凡都家之士所上治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訟則方士主之以上於國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造七報反
道音導

以言逆人謂之誅故掌四方獄訟謂之誅士四方之
獄訟謂掌四方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於邦國者諭
之以罪之輕重刑之大小麗於罪則附於刑欲使之
知避而無犯也上言四方下言邦國則以邦國在四
方故也士典獄者也有治於士則有獄訟之治也造
於誅士則以誅士掌四方之獄訟也亂獄謂君臣宣
注上下相虐之類誅士則往而成之所謂成者使兩
議皆成之莫之虧也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
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
其屬而為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無敢犯故也誅戮
暴客者客者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也故誅
戮之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者道謂誘致之贊
謂利導之必使誅士亦欲人無敢犯也凡邦之大事
聚眾庶則讀其誓禁者誓禁之所施誅士讀之而已
非掌之也必使誅士亦
犯誓禁則施刑故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

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長丁
丈反

掌建邦外朝之治者外朝詢衆庶聽訟獄之朝在庫
門之外者也其位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左右有制不
得以相踰前後有度不得以相越所謂法也其法一
定而其義在焉位於左九棘孤卿大夫前而羣士後
者以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為卑而羣士則公卿
大夫之屬官故也位於右九棘公侯伯子男前而羣
吏後者以公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為尊而羣吏
則以聽獄弊訟為主故也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
庶在其後者三公事道諸侯諸臣所不能加而以答
王為義故也鄉官帥民而在其後則民為貴於是見

矣棘之為木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亦事功之就也棘在外所以待事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象也故其位以棘槐之為木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玄至道之復也文在中含章之義也三公之象也故其位以槐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別於邦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正面則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司士以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朝之法為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法之所制者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罷音皮

罷民不能自強以禮故怠於為善坐諸嘉石所以強其罷也窮民不能自伸其情故憂結於內立諸肺石所以伸其窮也不能自強以禮則在所平焉故後諸司空必以明刑皆所以平之使各當其分而已不能自

伸其情則在所達馬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皆所以
達之使其情得以上聞而已故地道尊右而卑左嘉
石必在外朝之左者卑之而示其辱也肺石必在外朝
之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然左為仁右為義嘉石在
左雖所以卑之而示其辱以仁宥之而已故使州里
任而舍之肺石在右雖所以佑之而欲其伸亦以義
制之而已故立於右
必三日而後達之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辟皮亦
反趨七

頤
反

所以草人而使便其事者鞭也以鞭呼趨則呼朝者
使趨就位戒之以肅也辟則使人避馬道之以正也
禁慢朝則使之欽也禁錯立則使之正也禁族談則
使之靜也孔子在朝廷便言唯謹爾不踰階而揖

不歷位而言則朝儀之法固如此也

凡得獲貨賄入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甸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彼失而我獲之謂得伺度而得之謂獲故易曰得難曰獲左傳所謂得器曰得得人曰獲春秋書西狩獲麟得寶玉大弓凡此皆難易之辨也貨賄入民六畜皆其所失者也朝者行義之地凡得獲其所失者使之委於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於司市也蓋市者民之所會稽察者衆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得之舉之民無私焉民無私焉則亦市之為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市言貨賄六畜而不言人民蓋人民奴虜之亡者市

之所會稽察者衆
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
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
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漚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
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治獄之期或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或期者以
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以省獄息訟也蓋
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為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
矣又況獄訟道證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凡有責
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謂督償之人判書謂人執
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則

足以驗其寔故為之聽治也凡民同貨財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者同貨財謂同財者也以國法行之謂往來出入皆以關市之法予之也司關曰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入所謂國法也若二人同財一人犯令則并舉其貨財而刑罰則施於犯令者一人而已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者屬責謂以己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也地傳謂其人有地著而書之以附事也地傳則追證焉不誣故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傳來乃為之聽治也苟屬責而無傳有傳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國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謂盜賊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於貨凡民罔不熟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仇讐之罪書於上而逋逃焉則其罪不嫌於不明故殺之無罪也凶而至於荒札而至於喪寇而至於戎皆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之加釋有趨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慮貶則財之省殺有紆一時之急者慮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特緩刑也慮貶則非特青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

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

贊王治

司民主民數之官也在天有司民之星在人
有司民之官人之所為者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然在人者亦庸詎知其非天耶掌登萬民之數則主其難也司民以其數詔司寇司寇獻之於王王登之於天府也自生齒以上者家語謂男八月生齒也女七月生齒也生齒則有食之端故皆書之於版版以木為之而其體平木仁民性含仁而先王成之以仁政故有取於木無高下老幼一皆容保之而使各當其分故有取於平國中謂王國也都鄙謂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郊野謂鄉遂也自國中至郊野皆辨之而

鄉異其男女則貴賤老幼強弱皆可知矣生者登之死者下之則其數之多寡皆可知矣以民數詔司寇司寇刑官之長也司寇獻民數則以民之數有多寡而其刑之繁省可知矣小司寇言登民數則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獻民數於王則曰圖國用而進退之以司寇主刑而民之犯刑為其貧也故以圖制國用為主司民言獻民數則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則司民主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則以贊王者無以治之也故以治之為主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

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劓魚器反
剕音月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者刑之所施以應其罪之輕重也故司刑之所掌皆有法焉五刑之序皆自輕而入重蓋墨不足以懲然後劓劓不足以懲然後宮宮不足以懲然後剕剕不足以懲然後殺墨劓剕宮則殺皆棄人之刑也然周官立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十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皆所以世輕重也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

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罪然後刑殺

刺七賜反
老七報反

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有被
之以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則有以寬之故
有三宥之法至於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
赦之故有三赦之法此三者皆有法而所謂法者內
以求民情外以斷民中而已司刺則以是法贊司冠
聽民訟也小司冠所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以
至於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冠
不言赦言刺宥則赦可知矣舜典之言欽恤五刑則
先青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
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刺則先三刺而後三宥三赦
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
之仁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有執法之堅則民莫之

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三刺先臣吏則以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也三宥者一宥曰不識則若仇讐以甲為乙而殺之也再宥曰過失若舉刃斫伐而誤中人也三宥曰遺忘若問惟薄忘有在馬而以兵矢投射之也不識過失遺忘致慎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三赦一赦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者是也再赦曰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已三赦曰蠢愚則蠢而又愚也孔子所謂古之愚也直是已苟愚而非蠢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蓋幼弱老耄愚蠢皆出於生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赦之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辭孚於外情重者上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
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
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
辟藏其不信者殺

以道相與者相忘於道術之間以信相結者不約於
大信之際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約劑將何
所施哉惟其適天倍情而智鄙之相欺以偽見真而
信誕之相疑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於是因時乘理事
制曲防必有約焉以結其信必有劑焉以固其約謂
之約劑則約有其劑也所以防其僞抑其欺故大而
邦國微而萬民凡言有所未孚誠有所未著其約劑
皆掌之於司約矣自治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

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執叔執仲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約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是也自治神至治摯其事皆有大有小大則書於宗彛盟諸鬼神無疑也小則書於丹圖以書之而其色則丹示其宣布著盡而無隱昧也若有不信而訟者則殺牲以弭其尸而辟藏所以重其事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為墨而不明故也有訟則辨訟而已大亂則僭忒而變先王之政刑矣殺之宜也必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
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
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詛則慮反
為於偽反

軟血以自明亦以詔明神盟也盟則載其辭於書也
故謂之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
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蓋疑事疑謀而不能
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
盟約之載辭也及其禮儀者禮其物也儀其容也魯
昭公禮無違者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此禮儀
之辨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
質諸明神而盟者神之幽彼或違焉則神斯禍之矣

謂之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誓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必有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也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藏於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大司寇曰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貴者之盟也盟萬民之犯命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賤者之盟也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詛之法者豈徒為是聽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其畏於神而不敢欺也知欽於神而不敢慢也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為大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焉盟萬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呂刑曰民興胥漸氓氓禁禁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以為苗民

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者以為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後世人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人於上誣人於下區區之牲血脯酒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矣然後盟詛必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亦以質之於衆庶使其不敢違焉故也既盟則又使為司盟共祈酒脯者蓋司盟又祈明神焉使不言者必凶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而墮之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

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揭音竭
璽音徙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礪砥
磬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磬雍州厥貢球琳琅玕
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
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
於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
之貢以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嫩惡所以別其物
之貴賤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揭而璽
之者揭以著其數量璽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於
為兵器之府則入於橐人也橐人曰掌受財於職金
以齎其工是也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則入於

王府也王府曰掌王之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其計書於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若司關所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是也旅上帝則共其金版者掌次言王大旅上帝則張橐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也共金版則亦託宿於義之意也饗諸侯亦如之則承賓如承神也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職金則掌其所

取之令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槩古老反

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盜賊之厲於人猶鬼之厲也故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謂之司厲也兵器所以除盜賊也故其任器貨賄入之司兵焉奴謂從坐者也先王之刑以其惡之大而有殺不足以懲則又有奴其父母妻子非刑之正也書所謂予則奴戮汝也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為隸民馬女子入於春槩則以役春人槩人之事也凡有爵者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則無從坐之法也有爵者不為奴貴也七十者不為奴老也未齒者不為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齒家語曰男八月生齒八歲齒齒齒女七月生齒七歲齒齒是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犬金畜也故犬人屬於秋官各從其類也掌犬牲凡
祭祀共犬牲用牲物者牲用之而後殺掌犬牲則所
以畜之而生也祭祀則於是共之而已色之純謂
之牲故毛以告牲所以貴純也伏瘞亦如之者伏謂
較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轡之而去也瘞謂狸祭爾
雅曰祭地曰瘞瘞是也凡幾珥沉辜用駝可也者幾
珥則士師所謂刳珥則奉犬牲是也沈辜則大宗伯
所謂以狸沉祭山林山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是也
夫用駝不若用牲之為善故曰可也凡相犬牽犬者
屬馬相謂察知其善惡相犬者屬馬則以其屬有賈
四人也牽謂用則繫而導之則以其屬有徒十有六
人也政以正之令以治之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犬
而已凡田犬
并掌故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

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入也不虧體其罰入也不虧財

大司寇謂之聚教罷民司圜謂之收教罷民放棄職事散而之他則大司寇以聚之為說放而不知自求則司圜以收之為說既至也則聚而教之未至也則收而教之收則詳於聚也要在上詳在下矣弗使冠飾示其不能以禮自飭其躬也加明刑而恥之任之以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己以復禮也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其罪之輕重而為遠近之期也其刑入也不虧體則加之以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刑也其罰入也不傷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而已異於五刑之出錢者也此所謂之收

教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拳而桎中罪桎桎下罪
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
奉而適朝士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
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桎反古
壽反

圖而制之謂之囚繫之於獄者也凡囚皆囚而守之
獨言盜賊者盜賊必囚而守之故也桎在頸桎之則
以告之也桎在足制之使用其至也拳在手共馬制
之使致恭也上罪桎拳而桎中罪桎桎而不拳下罪
桎而不桎拳亦稱其罪之輕重而已凡罪桎重於桎
桎重於拳王之同族拳則拘之以其輕者而已所以

親親也有爵者桎則拘之以次重者而已所以貴貴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已及刑殺告刑於王則鄭氏所謂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也奉而適朝士則為王欲有所赦宥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則刑於隱也亦貴貴親親之辨與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搏普博反
踣皮北反

髡苦門反
積子賜反

殺而辱之謂之戮殺而辱之豈特惡其害人哉將以懲衆而生之故以下士二人充其職而名官謂之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賊害人者謀反間者斬殺皆棄人之刑也或斬以分其體或殺而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殺其親則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則賊義賊甚焉故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孟子曰賊仁謂之賊賊義謂之殘殘則殘其半體未及焚而滅之也凡殺人者陪諸市僵其尸使衆視之而懲也新傳云云惟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既言於掌因此復言之者掌囚奉其有罪者適甸師氏而待刑殺掌戮則正以殺之為事也大軍旅田役斬殺刑戮各應其罪之輕重亦掌戮司之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禿者使守積各以

其所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罪重於墨故遠之以闕在外故也官者則絕人道故使守內則者斷其足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故使守圉禿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官但髡之而已使守積積在隱故也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誤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殺於閹而春秋所以譏之與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

禁

為於
偽反

隸於主而主掌之者隸之也隸主勞辱之役而司隸則為之長故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則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後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也掌其政令者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也則司隸帥之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非特是也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為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使為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

懷德歸往內附則其隸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野舍之屬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然師氏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帥其隸者師氏之屬也於此又言司隸帥之者蓋師氏之屬帥之則司隸帥而從之二官通職聯事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

使色
吏反

盜賊之家以罪而從坐沒入為奴者謂之罪隸先王欲民之遷善遠罪故使從坐者給役事焉以此示民

則人知罪之不可為也百官與凡守者則罪隸掌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然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若其大者非所掌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者封國謂建諸侯家謂立大夫以官牛助之運物則罪隸在前牽之在旁傍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征南蠻所獲之民謂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者蓋校人其徒八十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蠻隸兼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便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蕃扶元反

東南曰閩南蠻之別也亦征而獲其民謂之閩隸也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畜所謂阜蕃教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馬子謂鳥所生者也閩隸掌阜蕃庶物則養之而使之取隸於已者也因致其義馬而鳥之無知飲啄鼓舞而惟閩隸之是從則閩隸之隸於中國豈異於是哉如是則在國中而守王宮在野外而守厲禁誠心一意竭力衛上亦事之常然也此所以言掌子則取隸而不言守王宮與厲禁也以司隸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夷所獲之民謂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則牧人其徒六十或不足以給其事故夷隸掌役其事也

與鳥言者鸚鵡鵠鶴教擾之則固能言矣則鳥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生以鳥而能鳴以求其友非其言而然乎使夷隸與鳥言亦不為怪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征東北夷所獲之民謂之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以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故也不言阜蕃者猛獸非所阜蕃故也掌與獸言者猩猩固能言矣則獸之鳴猶人之言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以鹿而能嗚呼其羣以食非其言而然乎左氏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則貉隸與獸言亦不足怪也先王必使夷貉之隸與鳥獸言者以鳥獸之無知尚可與言而不違乎人矧夷貉之民哉

彼其聲也雖本於非禮義之地道之以德化而使
之順中國豈鳥獸之不若乎此亦先王之微意矣

周禮詳解卷三十一